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嘉胤繩如
文　秉文孫參閱

郭中丞三臺疏草

疏　郭惟賢

攺全書議香稅疏　役書香稅

臣本爲下叨役全楚隨事修舉一意安靜以撫綏民生者臣之職也思爲政不在多言務在力行以振厲

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職可得為，而事關于全省之命脈，不能不仰仗于 天語之叮寧，心所欲為，而事出于 九重之特恩，不得不懇祈于 聖明之採聽者，臣謹為 皇上陳之。其一曰，議全書以定徵派。夫楚省常賦多逋，獘竇叢積，其故謂何，則以賦役全書之增減靡定，而各屬難于遵守也。是書刊布已久，自議條編後，更改者再矣。臣自受事以來，見各道府議詳增派者不下數十起。臣以為究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民力詘矣，又重復議增，不惟朝令夕改，民難與

守、且慮竭澤而漁、楚民不堪命也、曾面與司道商訂以爲寧節毋濫、寧因毋更、近該各守巡道呈蒙巡按監察李御史牌行議將錢糧、專委官解、免食糧里、乞增扛價以恤解官、幷增入全書等因、又卷查先准戶部咨、爲國計匱甚、經用難支事、行據布政司呈議裁過通省各衙門冗役工食銀兩、及先據糧儲道呈孝感等縣擬歸潞府莊田租課原額漕糧改編耒陽等各縣應改全書等因、行司道查改、幷依限完報去後、臣思人情多由簡而趨繁、事體率始儉而終侈、故愛

民必先節用而節之云者非所為中制畫為定規則便于此或不便于彼行于今或移于後徙滋煩擾奚益也及查先年委官改修全書因冊煩緒多弊難究詰馬戶各役買囑吏書徑增馬價工食者有之各州縣避就重輕徑自移派別州縣者有之又有全書雖定私自額外派徵如安陸縣士民張鳳翔等所呈歷年積弊者不一釐正之其何以蘇民困而定法守合無遇今清補潞府租課之時將孝感耒陽等縣改編漕糧及革過冗役工食增過扛解銀兩遍諭小民俾

知增者爲何減者若干查將各處易知單內酌議應仍舊者仍舊應增者不至于濫觴應減者不至于窒礙各改正畫一其委官傳例止委二員在省撿閱第楚境廣幅狫邑星列彼安能以有限之見聞槩全楚之利病定全楚之賦役須每府顓委練明府佐一員就近查理州縣條其目各府正官與委官總其綱參酌妥當方轉報司道覆覈轉呈臣等撫按衙門酌議發委官監刻刊布遍給小民條其目者必詢察民情裁度適中毋妄增而不思酌減毋混減而不求可繼

總其綱者、必共秉公平、力革積弊、毋偏爲各屬謀而不爲他郡謀、毋專爲官謀而不爲民謀、蓋官府多樂于寬餘、而民情多利于節省、必以便民爲主、而又官不稱累。斯計之得者。及查官解一事。既可省編僉之擾。又可革私派之弊。法固稱便。但各縣銀解本府、府必兑足類齊、差官起解、恐奸吏積胥、入既勒措加耗。既病州縣。出則短少秤頭、又妨解官。且二三年後官派既足、私派重起、是亦當曲爲防。預爲之禁也。如委官及府州縣官議派多弊、致重累民者、并改正之後、

復有不遵全書，再行妄增加派者，俱聽臣等指名查參，此全書之所當議者也，其一曰議香稅以濟之、臣去冬入境受代，遡承天府，恭謁 顯陵，道經五郡，見廬舍蕭條，蒸黎凋敝之狀，所至召父老而問其故，僉云楚民不辰，十室九災，室如懸磬，幾爲溝中之瘠，臣聞而痛心，嗣據司道呈詳，辰沅缺餉，嗷嗷待哺，已經議照例查完欠分數，具疏申飭外，比宗祿又日告急矣，災傷年分，奉旨蠲停者，既無從抵給，而荊府奏欠祿銀一萬九千，又無從處補，百計搜括，公帑成空

一時諸司束手無措，臣籌度再三，中心如疚，詢之各官，因知有太和山香稅不貲，可以急地方之困者，本山[illegible]自永樂初年，原以其神靈陰佑國家，有功于民祀之，四方處禱祝獻者，肩摩踵接，遞年香錢，所入不啻數千兩，曩時分守下荊南道一員，駐劄均州，奉勅提督一應香稅，委官收理，盡歸官庫，所從來舊矣，自該道移鎮鄖陽，而後內監專董其事。內監官不便監守，又委之均州所千戶。及各宮提點分理收貯。此輩紈袴之子，拔緇之流，始蟣聚而貯之私家，繼漏卮而

獻之公府、公得十之三四、私匿十之五六、葢武弁羽士、藉本山爲奇貨、而壟斷罔利、又恃內監爲門屏、中有借口焚修、徒乞囊槖者、卒使四方之香客虛負虔祝之初心、而數千之積鏹、終委之溪壑而莫恤也、即山靈有知、亦痛惜之矣、查得東岳泰山、歲有香稅、該省委佐貳官收解、爲省會官員俸鈔之用、東人得免派辦、迄今賴之。今太和之利、埒于岱岳、而楚地困乏比東省且倍之。我　皇上既不惜泰山之稅、以惠東民、何獨惜此太和之稅、不以解楚人之懸困也、且宗

親者　皇上之一體也、軍民者　皇上之赤子也、山靈永鎮一方、將爲地方造福、何不捐其有餘不盡之利、恤懿親、濟羣命、致神明悅豫、永綏萬壽之祉、而長固丕丕之基乎、合無議將香稅、聽分守道、同監官照舊兼提、每歲輸委鄖襄二府廉幹佐貳官一員收掌之、除焚獻禮儀、定爲規則、修飭殿宇、隨時估支外、其餘稅銀、委官收完解府、轉解布政司貯庫、非遇災傷急缺、不許動支、此香稅之所當議者也、

潞課疏　　潞課

臣謹會同按臣、議看得潞府養贍租課、將承之億萬斯年、永無極也、原係請景府遺業、自足當景府額數、但在景府時、因奸民混揑妄投、徒張虛名、未獲實惠、即楚中父老、猶能談之、臣奉命以來、欲留有餘不盡之利、以爲皇上惠此一方民者、臣之心也、而仰體皇上友愛周親之意、以爲潞府求足原額者、則臣之職也、爲是督率司道、每勘議、必會該府之差官、申飭郡縣、每勘覈、必按經丈之文冊、舊缺少者、計畝而加州縣無漏報之課、新淤生者履畝而丈、佃民無隱射

之奸或因過重之難輸而攤派通縣以分其累或因疲邑之難供而抵派曲處以充其數尤而田地河塘小而房租屋基以及于沙湖所太陽腦等處楚府退出原管之業俱經司道委官一一清查明悉所據呈報新增過租課共銀二萬五千餘兩先年該府尚多虛數今則盡為實數內江夏以附省衝疲之邑漢川以八里彈丸之區即通縣田地止有此數今在江夏增二千六百七十七兩在漢川增至二千兩在各官業已智盡力索在地方見為竭澤而漁即潞府差官

亦且目擊民艱相安無言矣及照任俸各官如布政
司左布政使王應乾分守武昌道左叅政趙欽湯等
清查脩極苦心報竣未甚逵限原任俸糧相應題請
開復其河泊所計二十六處課既歸府官應裁革以
後俱免銓補至于徵收一節比見湖省百姓攤道號
呼告者接踵臣爲之惻然詢其故則有謂官較書辦
各役勒取使用者有謂官較多索火耗每兩額外加
四五錢者有謂銀已收入因銀數未足次日徑不認
發收票者尤三楚之地湯沐之重地也三楚之民

皇上之赤子也以潞王殿下賢明超邁豈不爲　陛
下念此惟是官較誅求之擾潞王必不得而知也楚（官較徵收勒索無有紀極小民之苦凡皇莊皆然故以有司徵解爲便）
民疾苦之狀潞王必不得而聞也臣等竊謂差官遠
徵原不若有司徵解爲便以楚人剽悍之俗僕濫荐
仍之後萬一各役需擾激生他事所關于國體者不
細必欲爲令終之計惟行令各該有司依期徵解布
政司類解有拖欠者仍聽臣等每歲終查參要于盡
完既以撫安湖湘孑遺之黎且以仰成賢王仁明之
譽此公私兩利之長策也倘以自行徵收奉明旨必

不可已則隨從獨不可減俾有定員乎火耗獨不可裁俾無過重乎使用獨不可革俾無橫索乎減一人即省一人之費裁一分即溥一分之惠課不省民不傷驛遞不騷擾奈何其不為之計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合無俯將江夏漢川沔陽等州縣增補課銀查照數目自二十二年為始行臣等將新增者行有司照數派徵遞將撥過各處四至委官明立疆界豎石封記以垂永久之業以杜投獻侵占之弊仍將司道王應乾等題請開俸各河泊官咨部裁革起送

別用、并將徵收應袪各積弊、逐一查議覆請定奪、其爲上下裨益、良非淺尠、再照頃者襄漢水溢、景陵漢川等縣、廬井漂溺、惟時無論里民、即佃民流移者過半、乃里民今有稍稍復業者、而佃民尚蓬飛萍散、絕意舊棲矣、此何以故、里民被災者、自計猶得覬恩蠲停徵、而佃民則督責猶故也、取盈猶故也、又有從而朘削之、漁獵之者、彼亦安能以懸磬之室、充粢黍之額乎、此所以易去其鄉、計不返顧也、臣伏覩大明會典內開皇莊及皇親公侯駙馬伯等官莊田、如遇

災傷俱令照依民田災傷分數徵收、夫日皇莊官莊而藩租可例已今以各省直之民。田地一遭災傷。皇上猶然下蠲租之令。不愛常賦。以寛天下之民力。而潞王獨不可依此例。議從寛恤乎。倘荷特旨、仍令照民田災傷事例。量行蠲免。庶幾哉窮民易德、流移可復矣。

酌議兩省班軍疏　粤西湖者戍守

撫守巡下湖南道會呈、奉臣憲牌前事、議詳衡州長沙寶慶三衛戍守武岡州軍士、分班減派口粮、并實

慶寧遠永州三衛戍守廣西恩恩軍士仍應撤回守
柳州緣由到臣該臣看得國家之設鎮戍也或以腹
裏移守要害如長沙寶慶衛州三衛之戍武崗是已
或以鄰省調戍遠地如寶慶永州寧遠等衛之戍廣
西柳州是已武崗戍因正統年間諸苗侵掠而設柳
州戍因弘治年間借兵勦苗而留是皆始于一時之
權宜而後卒沿為例也年來行伍消耗如寶慶衛軍
五千五百僅存一千二百他衛可知已一戶之軍差
至七八有兄戍粤西弟守武崗者有叔戈城操姪赴

違調者。有班溝同家。而屯局門哨之差且駢至者。皆以數戶垜一軍。今以數軍累一戶。在垜戶丁繁者猶可言也。單戶子身。倏來倏去。歲無寧日。終歸于斃耳。及今不爲撫恤、將來卒何底極、語曰、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倘亦其時乎、臣等竊謂武岡之戍。除該所操軍外。衡州長沙寶慶三衛班軍。載在全書者。一千二百四十八名。月糧原衛關支矣。歲支行糧六千七百三十九石二斗。本折派在武岡桂陽新化州縣。冊籍可考也。合無即以一千二百四十八名。隨原衛多寡分

爲上下兩班。衡州衛上班。軍三百一十名。長沙衛上班。軍一百九十名。寶慶衛上班。軍一百二十四名。下班名數亦如之。逐年更番輪戍。以均勞逸。届期聽領班官管押上班。在武崗下班者不許就派廣西在廣西下班者不許便派武崗必休息一年而後可。其行粮上班則給。下班免給。應派應留應裁。悉聽該道議于前項三州縣。通融均攤。臣之議此。豈徒區區爲節財省浮計哉。良以貧軍窮伍。終歲不得休息。動輒怨咨。而不肖武弁。巧立名色。替役有折見。上班有責開。

居則有柴火行則有輜重領班指揮斂之以充守備之常例而半入私橐雖經嚴禁積習未除是軍之多調乃官之齎貸也盡留則病軍盡撤則失備載若更番分班使兵食具足之為一舉兩得也且三衛地方離武崗非遙萬一有意外之警可以一呼輒集首尾相應于艚戶之防尤保無他虞者此湖省武崗班軍以楚卒戍桂林想以仿制彼中之所當亟議者也若廣西一班則凋瘵京悚之狀見衛所未全無故借力于此其實應自募土著充之之道府所陳者令人涕泗交頤夫粵西地故荒涼兵力多資湖省易戒震鄰傳稱同舟分兵代戍先年既

有成例且所撥者不止寶慶永州寧遠三衛即長沙衡州岳州諸衛亦有之臣等何敢偏護一方士卒不爲啓齒輔車之慮第伏覩大明會典內開湖廣寶慶寧遠永州三衛官軍赴柳州城操守其餘長沙衡州岳州夷陵四衛所官軍俱留廣西城操輪流巡哨府江一帶地方再不許分撥重瘴地方今甲昭然在也乃今思恩一哨雖業經彼中前任撫臣題請第寶慶去西粵二千餘里戍苦矣又七百里而戍思恩瘴癘交侵生還有幾想蒐設祭誰不斷腸以故邵陵軍士

月此爲死戍夫詩人之念戍役也。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之憂。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之嘆。猶云有歸期也。今且救荒就死。莫必其命矣。以玆至慘至苦之狀。視彼且十倍之。安得不爲之憫其情而甦其困者。臣讀右江道龔柔議之議詳與撫按諸臣之批語。固已痌瘝共切。優恤同心矣。然向也鋒鏑未寢。羽檄猶飛。縱疲于奔走。亦何辭之與有。方今烽煙久靖。夜戶不扃。思恩一帶已鮮萑苻之警。焉用此疲卒附級爲也。土著之募。右江道既有定畫。而扣留粮銀。柳州府見

貯在庫、則寶慶思恩一哨、與寶慶哨、其苦一也、寧遠衞州長沙岳州等哨、與永州諸哨、其情均也、或分兩班、或免遠撥、則尤朝廷破例之恩、亦粤西諸臣一體之念也、再照寶慶調戍柳州、額軍三百、近年消耗稍不及數、嗣以一百調思恩、即柳州自有爲守者、已無藉此百人矣、倘得此百名撤回該衞、將柳州見在班者、查明籍數、逐年選擇精壯以往、則捍禦得人、緩急足賴、而寶慶之操演城守、可不致缺乏、斯非兩利之策乎、此廣西班軍之所當亟議者也、臣職在撫綏、

其于士卒、分當甘苦同之、而諸種種情狀、得之聞見頗真、用是據實披瀝、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議覆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長沙寶慶衡州三衛、戍武岡軍各照數分班、照班給餉、行臣等欽遵施行、仍行廣西撫按官、將寶慶及永州二衛近調恩恩一班、照前議撤回、并將寧遠長沙衡州岳州等哨、一體議㳟、則不惟兩省執戟之夫、可望更生之賜、而　聖天子南顧之懷、亦少紓于萬一矣

甲明職掌疏　　鹽法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綱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晉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于事例之可倣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臣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

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督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于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之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于一人之手。爲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贓罰俱解貯之于計部。又經計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粮。雖聽該部委官分然設官多則支費亦多

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于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于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鍰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臣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爲務煩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

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官掣收。而以臣監督之，于法不尤為直截，于事不尤為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贓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其掣驗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為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

有營私罔公減少國課者容臣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詘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而足國莫先于恵商所謂恵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于不取哉與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勢騙者既指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即挈家逋逃縣官急于完繳實收仍拘正身重復賠

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于盜賣故秤役遂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

此掣鹽之通弊

遂自爲報數少未遂即妄報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指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營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

收吏役，斬騙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商之脧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禁，安保夫改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蹤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

留意、併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如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皇明經世　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朱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用霖𦬊侯參閱

蕭司農奏疏

疏

蕭彥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吏治 兵事 河道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嫌於過計、況今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

頻仍尤上下修省之日臣以外郡末吏荷蒙 聖恩
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款款之愚以冀補
報於萬一是上負 陛下而下負初心臣不敢也謹
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為 陛
下陳之惟 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臣惟生民之休
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 皇上加意
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
吏治未盡復古何也臣以為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
昔人云為政不在多言文移之多吏治之所
當嚴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

移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弊等耳。臣觀之有司所謂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蓋有之矣。如一錢糧也，所降發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通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簿吏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不能也，勢必授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

煩一一而經目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臣非以文移為可去也臣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略有定司欲吏治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省其文移司刑名者不必兼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目兼攝者理其綱前令可因何必作聰明以更舊章有司當先奚為以一人而侵衆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

毋務多事不賢者 厭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弊所當覈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裏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蓋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弊其視之徒煩而無益者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逮而不能達者則小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達者則衙門積蠧地方巨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

議既擴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倒持於下而推畏之風日習於上邑有大事則謹而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巳耳長陵吏之漸阻任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召幾為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覈則希召又繼劉庠而後矣天下之廣獨一萊陽丞哉臣愚以為風聞言事可倒於在內之科道而不可倒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廉官而不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

丞尹當世為物議所中猶能廉實則當時吏治亦尚可觀

問其所寄之人、得之傳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於舊額。贓私務得其真、不在張大其數目、至爲某人爲某事。受贓若干。如此之類大抵狀皁不必全實苟非灼見其然。毋得遽入章疏。而挾私駕空。私遞揭帖。擅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爲地方之警。庶甄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講、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有固多。而炫奇賈譽

者不必以斂怨為任怨以憤事為幹事弊未及剔也即一息一夫之查覈則汲汲而申詳以為吾能剔弊如是利未及興也即一牌一票之施行則汲汲而暴白以為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移興教化勸農桑為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臣愚以為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為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即悶悶無華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為巳事求虛聲

者下也即赫赫炫人上之人當殿之矣監司以是為
賢否銓部以是為勸懲間於悃愊之吏拔其一二以
風在位則意向所趨而天下之民牧有不回心向化
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
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款塞逆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
平之慶頑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先年議許貢市之初非遂以為長策也蓋曰
姑餌虜人以修我備而已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
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

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算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遼左之當備也李牧備胡趙充國備羌其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代將或移書詰問然二臣持之不變而李之却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算也今之邊其有算乎無算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敗即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爲之耳夫少算猶恐不勝而況無哉臣愚以爲今之大將既不能必如李趙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

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鎮之中要見某弱某強某爲虜所生心之地則某鎮當備某鎮當援如一鎮之中要見某強某弱某爲虜所必由之途則某堡當備某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糧備矣給芻糧者有無科尅華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漸市貢有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懾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搗巢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鎮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

務末必勝之算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爲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一處臣恐有算之所不及者臣惟用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遠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証之陝之有把丹也自　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徵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

上設法招來宜招中國之人不宜招北虜部落此論辨切

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為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回鄉人口共議陞賞則例即今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左邵那哈等亦不少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臣以為非計而誘之則利而陷之也以計誘而喜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陷而親則必以利小而疏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搆於其閒又萬一虜謀不測故布親信於塞上適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況中國之大初何籍此夷類

而夷種之繁又豈吾之招徠可得而孤其黨者則亦何利而爲之乎臣愚以爲回鄉人口宜仍舊例以勸來者至於招徠降夷一切罷絕以杜邊釁以銷後患即令所已招之夷亦宜漸次密圖移於稍遠處所以絕其交通之路先事而防乃無事矣臣觀近年邊報往往在遼左然又往往報罷臣竊惑焉豈虜已壓境邊臣以計免耶抑狡虜故勞我師俾異日者即有報不爲意耶邊臣計免則漸不可長虜人懷詐則變不可測況遼左之地曠衍難守邇前之兵單弱不支則

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爲常。夫寧夏延綏之入衛。是以遠衛近也。然識者猶謂邊兵入衛有損無益宜俱罷之非計。徒損軍數。無益實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遼薊接壤。義同唇齒。遼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遼受敵而薊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今練兵數年。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寧前爲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入衛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遼有警則返而援遼。不則以助

寧前之防守。此亦兩利而俱存之計也。其他備禦之策、責在總鎮加意圖維。無如臣前之說。墮其術中。則虜雖黠不爲患矣。此今日之兵事所當議也。其三曰議河、臣聞漢唐宋不皆資漕於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　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　聖諭又終之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皇言、真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亟矣、上流既壅。下流日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

人烟一空。泗州要地也。淹没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鎮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爲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脉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護堤以救燃眉之急。猶且不暇。況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

泥。或謂專意清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以為今日之務未有急於此者也。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為祟。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　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可柰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泊淮安上遡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永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立說。

具奏施行。以固　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糧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詘何。則臣又有以折之。自水患以來。淮陽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費於今而償於後矣。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匪獨臣言之。蓋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一底績以副　皇上望治之懷者。何哉。臣又惟天下之事。一實百成。一虛百廢。今朝廷方下務實之令。各

臣工孰不以實政藉口者而臣恐其所謂實者不實也夫虛實之閒固有辨矣夫益於國則實益於民則實反是皆虛也臣乞　皇上申諭內外諸臣毋苟且於目前而務爲深長之慮毋取辦於簿書而務懷眞誠之心如吏也實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字其子而不爲粉飾之具如兵也實意經略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爲挨磨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爲僥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計近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而臣區

區之三議皆贅辭矣、

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時政五事

竊惟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貴有救弊之方、因其弊而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弊、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調停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　皇上試垂聽焉、一曰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為有兩端焉、有罪

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自戌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廒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即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已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為有力者於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遣已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猝止其勢然也夫立

法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即今造冊奏繳若福建一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舍餉支吾不合原式臣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筭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即按成數而查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此積穀所當議也二曰商稅夫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即如河西務

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買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權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係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常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眞同商賈議者

以為權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蠲耶。至於儀眞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獲。襄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為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催徵功令以前皆爲兇弛、至于今日正供雖派無不入考成而有司之免參罰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

皆少矣

八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筭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朴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謂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參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筭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

其覔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即覔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曬。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陜者。則曬者也。曬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

價或抑勒舖里承買而民間實用反取之私販而民
病矣撈爲力易曬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
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
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
生遇風雨調輒生而盛今澆曬日行鹽根日薄矣曬
鹽不滅而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顧曬鹽非得已也
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曬鹽之減亦不可得也
蓋有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晉理有分官行鹽
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

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花馬池鹽頗富饒）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文襄在陝西時上此議）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賠課

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伯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

五曰邊儲，臣覩邊儲之匱，未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即今災荒

幾不可支。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閒常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厫，西則於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粮，南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興臨保德之餘粮。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恃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行之則儲蓄有素，即甚凶荒，豈至廩廩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臣彥晨閱定

邉。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邉相去四日程耳。銀一錢。郎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粮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宜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則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問之曰粮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邉儲所當議也。其他利弊。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

宜於此，或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已。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初亦曷嘗不爲天下哉，而持之以一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即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通，今議罷者即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

觀此一段則必係江陵掛罪後所上故言有體

免丈，而各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羨心。自有切責眞順按臣之旨，而人生畏心。羣然應曰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

者即稱便者也德意不宣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既獎而調停之晚矣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勅行勘議疏 勘議水田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識者憾焉頃徐貞明倡于先蘇鄭徐待力持于後而鄭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并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爲之事

難是以古之君子其任事常專其慮事常愼西北水
田最重而大又所創爲者乎徐貞明先令山陰而良
臣彥與之同事既而條陳水利與潞水客談之作臣
彥與之同議臣彥信貞明非一日誠專責貞明而久
任之其言必底績可逆而睹者然竊以水田之議其
不可以不成者有四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四國家
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水利既興倉庾露積群議輔
皆外府也是昔取諸東南而今取之堂皇之外也此
萬世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一也邇者水旱頻仍民力

告詘而東南爲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轉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于馬不利于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喙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旣興民將并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莽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請水田舊矣驅而爲之人將譁焉水田之事方興而徐尚寶得罪以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專宜

官有專勑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宗用事故難以成）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戾于民是人工之議也其不可不議一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數百能派之民耶以爲募夫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齎糧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日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臣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爲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于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

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干戈。而安饗其餉。民習于惰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閱寧夏古所稱塞北江南也。又夙有水田。藉漢唐二渠。不煩微力。然往往就荒。問之曰。足于食而止。何力田為。故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閱甘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為墾田之議。而軍不願種。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開。必有可開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倘行之而驟。臣

恐後將無措也。是須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粮曠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爲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于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虞。但一相度可無慮矣。是起科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人矣。臣奚慮哉。又敢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愼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踰老臣。然猶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及其至金

城上方畧矣，反覆詰難，經三數奏，後乃許之，未至金城，即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詰難，即宣帝未敢易許也。葢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倣充國之意，舉貞明，而臣等倣充國之意，先勘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勅下工部，會同戶部，查果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貞明相應職銜，領勅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毋以一二喜事之輩，遽以爲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以爲不可，毋以人言不齊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持必爲之心，集

衆廣思虛心勘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粮于何取給合用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妨礙近邊須用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奉之以專無惑三至行之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落難合卽具實以仍如舊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妨也古有大事必博謀于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區區之愚如此臣等不勝惓惓之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